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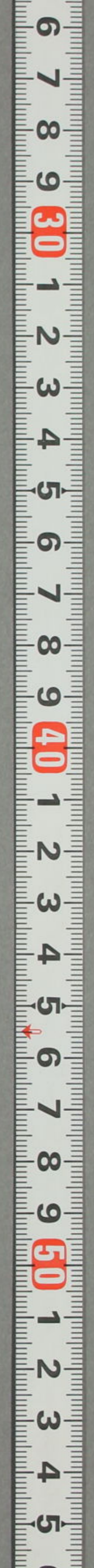


翻刻

左繡

十五十六

口 12
3186
9



門 口 12
3186
卷 9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十日
購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定海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惇異亭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二第十五

經 戊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曰會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相楚地○相莊加反
正義劉炫云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

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今吳未閉諸夏之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姒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曰

遂○偃浦目彼力二反林○公至自會無○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瑩不書○秋

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

為盟主所尊故在滕○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

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林盜賤者也以賤者而

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晉命戍虎牢不

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林何曰虎牢今日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

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

紀彭城繫之宋○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林楚數救鄭皆一國之辭也矣宣元年為

賈二年鬪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為晉悼復霸楚欲

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公至自伐鄭

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公至自伐鄭

傳無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按服虔

以解經起以敘事結凡兩點會于相首尾複出乃變調也起結兩點會相中

間却又別叙一會鍾離事與本題不涉變格

御案音悼時楚氣方熾音合諸侯穰之猶懼不足以集夏於是通吳為犄角之勢及郟已服音而楚不敢爭則晉不復恃吳矣故吳伐楚喪范宣子救其不德以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為吳用晉君臣早有成策說者必以會吳為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米拙

戊午會于柎論事本連下請伐偃陽論文則必分為二方各成篇法也

云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據此乘當音崇張衡東京賦犬丙弭節風后陪乘叶上鍾下宮是也若依乘本音夢當音萌詩甘與子同夢叶上薨下憎是也補正亦云夢古莫騰反一言為乘二言為壽夢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解作吳子之號未確

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

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夏四月戊午會于柎經書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封之為附庸

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林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

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抉烏穴古穴二反出一尺遂反正義孔子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云抉撤也謂以木撤

春次左傳 卷五 襄公 三

此篇為滅偃陽傳以偃陽為主起句伐偃陽封向戌並提而重在偃陽文於前半重寫伐偃陽中間輕叙封向戌後半單收滅偃陽明傳主也結處餘波亦令首段照應有情可謂曲終奏雅文字貴臨了又轉一境意味無窮此一斑矣

左傳 左肅

一隊不必論也

圍偃陽一段寫得如火如錦極其生動後世裨官家都向此中作賦而不當金

扶縣門使舉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間夾以獻一贊手采倍增不獨承上起下為章法之妙也

班還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四

主也。然非左氏之筆，亦不能曲達使神致如生乃爾。

知伯一段寫得句句怒容可掬。兩句提四句結中七句細數落都以數字余字一順一倒為章法活畫出盛怒時隨口拉雜神理。向成辭封兩意往復前語上長下短後語上短下長是參差處兩煞句句字字對是整齊處大概不出此二法。

成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

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義曰皇甫謐以桑林為犬

護別名或云湯禱桑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宋主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

以禘樂享賓劉炫曰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然亦非正猶以十一牢為土鞅吳因之徵百牢也宋以

桑林旌夏着意設色特與前半篇相映成景若在戲劇又一熱鬧排場也或謂左氏未必有意則此事有何關係而必沾沾一為描畫乎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

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房更衣之舍去旌

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卜桑林見崇見於卜兆崇息

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瑩不可曰我辭

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閔閔疾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謂之夷

偃陽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末段找足伐偃陽事找此一筆意方足色方濃也

一結另以開情作掉尾。如此照應收拾。所謂文有首尾者。

徐揚貢曰：伐宋以宋公受偪陽故。

●李廉曰：鄭之從楚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元年。再見於成十八年。三見於此。四見於明年。朱批。

此條作兩半讀。上半鄭以子展之言。衛而皇耳帥師。下半衛以定姜之言。追

鄭而皇耳見獲。皆以大夫決之事實。而文相對者也。

兆如丘陵。卜人所謂兆廣者也。故主寇喪雄。若兆壘。則御寇者喪雄矣。從壘。拆大曰兆。廣吉。岐出拆細曰兆。壘凶。壘音問。

禮也。霍音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命居霍。奉姪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

周史者。示有王命。正義曰：霍人猶晉邑之柏人。劉炫云：人掌邑大夫。如聊人。統者蓋使為晉附庸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艾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宋地。訾子斯反。母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在。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戊子。補正曰：猶云從楚之盟故也。孫文子卜追

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正義曰：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陵。是也。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襄公

六

襄公

兩句提四句應。先將鄭字競字順逆回。環抽出有災另讀。三乎字又恰作章法。語少而法自精。已甚太甚也。

諸侯有揮鄭之事。尚在下文。此亦倒揮法。

着、使字。履霜堅冰。積威約之漸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于耳。侵我西部。於魯無所耻。諱而不書其義。未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部。

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也。周猶不堪。競

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

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闕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虛按法。

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命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已酉師于牛首。

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宗牛。

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

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

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為司

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

此篇是子駟子孔合傳。作三段讀。首段子駟當國。末段子孔當國。前後遙對。中間子產攻盜。承上聚亂。引下定象。作轉樞之筆。尤妙在後半。子孔事先伏于首段之中。末段子產語。不惟為子孔說法。亦所以暗結首段。總斷作結也。文只隨事平叙。而首尾伏應。一一自然。此文論經。則子駟為主。後半乃後經。以終義論。傳則子孔為主。通體乃錯經。以合與前半一族字。一羣字。五盜字。後半七眾字。兩兩相映。中間又連着盜眾二字。上下作關紐。分明寫作對局。而前云子孔知之。後云子得所欲。是子駟之見殺于盜者。皆子孔為之。篇中從子駟叙

起歸結到子孔體方而意圓事截而文貫亦合傳之變而正者也。但華辭最透今備錄之。
 唐錫周曰十九年傳大書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當罪則左氏意中明明認定子孔是戎首矣。此處偏不肯明白寫出。但用幾筆旁敲側擊寫得若隱若現。而其陰謀乃愈明。罪狀乃愈白。起處叙五族作亂根由。連下三子駟字者。見得五族所怨于駟一人耳。苟非有人欲代之執政。何故波及子國子耳也。鄭有六卿。撤下子展子驥二人。獨將子駟子國子耳。子孔階級次序歷歷註明者。所以明在子孔下者不足復忌。而子孔位三人下。三人為魚肉。子孔為刀俎。非一日也。三人死後。書子孔知之者。所以明子孔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孫夏子西公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

知而不言實為厲階也。書盜無大夫者。所以明諸賊皆無能為。若非司徒調遣斷不能一朝而尸三卿也。書子西子產聞盜者。所以明舉國忙亂。司徒獨閉門高坐也。書子驥助戰者。所以明子孔袖手旁觀。并不以鄭伯為念也。書子孔當國者。所以明子孔快心滿意也。書當國後。即為載書以位序。鄭政者。所以明子孔胸中經畫已有成算。令子西子展輩不得與之爭也。書子產勸焚載書。連下幾個欲字者。所以明子孔為鬼為賊。遇子產眼如箕舌如刀。便肺肝畢露。無地自容也。子孔于是茫然喪其所懷。來只得將載書勉強付之祝融。而純門之師所以復起也。真正妙批。只司徒調遣句。過於周內。蓋傳有故不死三字也。

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尉駟司。齊奔宋。尉駟尉止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子代。今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然則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且先自禁其子。子產亦不以專。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不順者。弗順與。不違對。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余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

○齊案鄭三卿之死。程子說以為夫御戰者非也。身為國卿而駢首受戮於盜。則不能其職。明乎何待。削其大夫而為當官失職者。戒乎杜注。孔疏謂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於義為長。朱批

●抑案。胡偵謂虎牢係鄭。為罪諸侯。非也。既滅虎牢。而不成。何貴乎城。諸侯合兵而戍之。所以庇鄭而抗楚。三駕之續。實本於此。何罪之有焉。朱批

●樂厲違師先進。而晉君不問。械林之役。奔命先啟。以辱社稷。彼固以為恒矣。厲之汰。悼公成之也。又門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復說一遍。極其危悚。○此。時若無子。旗亦不於朝內燒。欲。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書城。魯不與也。○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梧制。皆鄭舊地。○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地也。言將歸焉。○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正義曰。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書其本心善之也。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關反。一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樂厲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疇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按補正邵氏曰。猶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帶起下句。林註。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語氣連上文。便欠明。不如從。

徐揚 貢 均也。 爲言 猶之 附注

林氏謂此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論經以楚為主。故救鄭起。亦還結。傳則以鄭為主。蓋于晉已信其柔服之意。于楚不過為苟免之策。子疇語承上起下。以中間貫兩頭。其意不憂退。晉只要退楚而已。前後詳寫。知蓋正見鄭之所以服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首尾兜裹。注意中。權章法完密。環鄭而南。夾潁而軍。侵北鄙而歸。乃文字提撮片段。處。批。連寫五退字。圓轉如珠。成行即胸有成竹之成。俞選連。六月。楚鄭伐宋。至此為一篇。批尾云。須識得晉師節節有禮。鄭伐三國。然後興師戍鄭虎牢。仍欲與鄭楚師不。退而晉欲還鄭及楚盟。而晉不討。尤妙。者師于牛首。來得從容。諸侯之師城虎

左傳

春秋左傳

襄公

九

牢而戍之。守得持重。中捕尉氏之亂。見鄭內盜方起。諸侯臨之不攻自破。然晉求服其心。非貪其地。可知鄭人反覆詐。諉皆在晉師包容之內。而三卿之背中華。殘與國者。不于師而死于盜。亦見鬼神之不可誣也。至于三駕之後。鄭事晉者二十餘年。固苟整善于恤小。亦子產共于事大。故此處先將子產學問。叙次一番。凡讀左氏書。當看其同此事。實而詳處。略處。斷處。續處。顯出剪裁妙用。後世史材不及。蓋緣只會記帳。不會行文耳。此評聯絡誠佳。與余所論篇法自別。

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穎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變。驚。欲伐鄭師。伐。涉。穎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此楚在鄭術。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主。卿士。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

大為長。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後世不知。往往備事而略文。文無可觀。事亦安從而傳。篇中九寫王叔三寫筆。門圭竇正一篇之眼目。而筆之尖穎。藉迴非凡子所得。臨摹。

說王更曲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此下若徑接合。要語。無。生。色。矣。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闈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筆門。梁門。闈竇。小。尸。穿壁為。尸。上。鏡。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誰。非。黃。炎。之。子。孫。見。吾。黨。有。以。世。亦。作。圭。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其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筆門圭竇。直欲以勢壓之。不料反授入以話柄也。絕倒。皆陵其上。既入其罪。又借以挑唆。問官此宰亦好一訟師。峻柔何切。通喉。

●圭竇音通。窳。窳。下。孔。也。楚辭有窳。窳。即窳竇是也。古今句畧。

●訟必有正題目。乃却止述問爭語。蓋亦辭窮句解。

●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山海經。即駢牡耳。豈用不常有之物乎。傳氏。

三篇
春秋左傳
襄公

●唐荆川曰。供王叔只四語。已十分痛快尖利。朱門閣闔家。何不特一拈此。

●放縱之族附注

先說當初並非筆門圭竇。以魏其心後說如今不免筆門圭竇。以杜其口。只就他說話持矛刺盾而已。輕輕將自己之長他人之短。明明道破。讀此等口供。近世刀筆家直當縮舌耳。賄成二語。供王叔却即以斯破問官也。妙妙。不勝其富。竟是當面放水矣。絕倒。下而無直。又對他難為上兩句。直無一字放空也。
●言下者雖直無上直其直者不得謂之正
宣子語是聽獄正面却只以合要不能兩句了局不祖詳略變化亦見兩邊曲

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於。於音區。說文。旌旂之旂。故言於字。子游今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闔竇。其能來東底。通用偃也。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今

乎且王何賴焉。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

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刑不在

法。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于官之師旅。不勝其

寵臣。言寵臣當刑。則放赦之也。言財多如不。吾能無筆門闔

富。師旅之長皆受賂。言財多如不。吾能無筆門闔

賈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

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所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與能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

以所助者為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

不能舉其契。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

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劾矣。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

語兩相辯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

要契之辭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

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

此志三家分。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鄭

直已透前文。不煩辭費也。最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妙法。文章死生全在爭先手處。得力。此其明徵矣。
俞寧世曰。上下左右。絕精關目。王叔本宗室。故欲凌人。伯與又勳舊。不肯貶已。總屬世卿之禍。故號公鄭伯爭于前。陳生伯與訟于後。而周之不君。亦可知矣。朱批

●要辭。即上所謂辭壯之盟辭也。此所合契。想係爭政實事。句解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

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林此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己未同盟于

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林此悼公三

駕之。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林伐鄭而會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

二十。四年。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楚人執鄭行

人良霄。良霄公孫朝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

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

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正義曰往新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

分賜群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

入軍者乃稅之耳。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

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補正曰魯國之政將歸于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

霸國之命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武子作軍始專國政叔孫禁之不得而重盟之。又以使墨為臣反形之蓋作軍本武子事文却以叔孫為主垂為後舍軍四分公室篇伏脈也。分兩半讀上盟誣虛說下毀乘實說末句不然不舍乃盟詞大意留于此處作結與宋人及楚人平篇結法正同。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乃盟

諸僖闕僖宮之門誼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謂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

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

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

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壞舊時分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正義曰役謂共官力役今之

丁也邑謂賦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

若或也征其子者臣其父征其兄者臣其弟此補正云爾余謂此四字乃上下兩句公共牽上搭下文法猶言若子若弟孟氏使半為公臣叔孫使盡為公臣

見叔孫之忠于公室也末句單承叔孫氏說言不為臣則我不肯舍舊制而作三軍分與武子相拘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恨而誣之舊註謂此乃三家盟誼之本言恐非若如註說則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為穆子耶

不然云云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誼也傳氏此說甚確

此篇遙接前不從亦退篇來鄭欲與晉則與之已耳許多曲折都從晉不善疾一句生出中段驟來暗應末段必疾明應看何為而後一呼下以三乃字應之意周而語異似一頭兩脚格三句一氣只何為二字轉下其勁有

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者

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正義曰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

為臣盡取子弟以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捨其故而改作也

此蓋三家盟誼之本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幾近也

晉楚交代鄭國至今未已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

力。句解

●王樵曰：子展所見者，晉楚力耳。兩強則爭，爭則難，以兩與也。一弱則吾與固矣。然使二於信，又以從晉，或死不二，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知却楚有餘矣。何必為是瀆武勞人，以冀小定而僅給耶？朱批

子展而審話前段正答後段乃申說也。且告於楚，承楚師至，句添出重路，晉師承怒甚驟來，添出此所以意同而非復也。又前段國與用明應而疾字，則以怒字暗應後段疾字，用明應而固字，則以免字暗應。應法既變化又均勻，是左氏無字不精細處。

合十三國伐鄭盟毫，凡歷四月而後得戢。前段敘事極其參差，後段盟辭極其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置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可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路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於晉楚之難。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夫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嚴整四寫諸侯兩點同盟總見服鄭其難其慎為蕭魚作引也。鍾 朱批

俞寧世曰：圍鄭一段極壯極威，極寬極暇，不慎必失諸侯，所以能合諸侯于始，苟有藉手鮮不赦宥，所以能合諸侯于終，與後段如樂之和，俱有關會。

此篇亦中紐格，以慎字為主。盟辭司慎明應，所不待言。前半叙諸侯之師自先至以及西濟，凡其暮右還門某會某師某次某東，使觀兵等，步步寫得仔細，正暗為慎字寫照也。前暗伏後明應中，以一字為開板，似此局法筆法，開後人巧。

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夫光所以序莒上。其莫晉荀盈

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正義衛孫

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

社縣。對上其莫二。字作界書。圍鄭，觀兵

于南門。觀示。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

我同盟毋蒞年。蒞，積年穀。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

妙不少。
看其參差寫東西南北法叙戰又一排
場也。俞云史漢紀戰功多用此法昌黎
祖之為平淮西碑遂絕千古。

●名山大川石經初刻

前諸侯渾說齊宋衛略點窳竟不知多
少兵將忽從此處註出妙甚

●注改十二國以為十三國謂邾小邾
元一也除晉而數之說恐非是

●此策甚巧惡宋以久晉怒晉以避楚
則晉楚皆可以無患矣。月峯

俞寧世曰楚曰乞旅晉曰悉師晉禮鄭
囚楚執鄭使極寫晉楚強弱不同晉能
驟來二句方叙得亮

開口使回覆他却又出兩難題難楚宜
其執也然正見固與晉處文固有時以
顛為佳者矣

●李廉曰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二年
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晉之
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
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
以力勝房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六
庶幾上晉陵之不無幸伐楚盟召陵伐
鄭會蕭魚皆序續之文也。朱批

自伐蔡獲慶以來凡作敘番起倒至此
方一齊安頓妥貼行文亦筆筆作收拾

毋留慝。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獎助

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二司。羣神羣祀。
在祀

典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七姓十
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
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實十

三國言十。
明神殛之也。
殛。誅。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
踣。斃。也。

乞師變文。
楚子囊乞旅于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代宋
也秦師不書不與

伐宋而還

應疾字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
來故曰悉師。鄭人使

夏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擗威

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言非使

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

之皆以為讖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奭為
介故不書。
奭勅略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了結語氣所謂文與事相副者
王子伯駢突如來如。

三句都用三字句法。然以款因為主。故特加細寫。其作一頭為臧孫之對。伏脈也。對語跟前。則章文來。意直而詞婉。蓋鄭服而曾亦息肩。大家已不得歇手矣。傳神筆也。

三項用三虛字作申。以字在首句。凡字在末句。及其字在句中。變而不失其常法也。略字總提。下分三項。以兩陪一。而未一項。又以兩陪一。無一筆亂。

●因辭辭之而復固與之。其于賞功居功之道。皆得之矣。君臣之矣。可想哉。張之象。

君不忘功。而臣有遜語。可謂兩得之。●罇大鐘。

此篇以樂字為主。起處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任處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首尾呼應。一緩中間一辭。一受前從安樂。轉出思危。後從思危。繳歸安樂。一往一復。章法如環。從鄭路想到和戎。從和戎帶定服。鄭益和戎是遠服。服鄭是近服。和戎是事之主。服鄭是文之主。篇中九合諸侯。不能涉河。繁顧起手。否則叙事議論。漁不屬矣。

左傳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

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

于諸侯。叔肝。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

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

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樂師名。廣車。輓

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輓車。皆兵車。各淳。耦也。林廣。輓相耦。凡十五乘。正義

曰射禮數射。第二等為純一。第一等為奇。是淳為耦也。淳與純通。凡兵車百乘。他兵

共百。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二肆。二肆三十

乘。全。及其罇磬。罇磬皆樂器。罇音博。正義曰。女

樂。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

盟于戲。十年會柎。又伐鄭。成虎牢。請與子樂之。共此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春秋左傳

卷五襄公

六

左氏套語句解

總領三筆引詩釋安樂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立言有體

樂言即樂只淳熙本圖本足利本亦作只校勘

俞寧世曰九合成而齊桓驕三駕畢而晉悼怠是後會而則執政信讒代秦則師不用命至衛人出君不能討而又輔之故此會是悼公盛極而衰之幾亦晉霸盛極而衰之幾安其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開紐亦全部春秋關紐疎孔明計服孟獲然後北窺中原魏絳德和無終然後南定諸夏因張勳而進錄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明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無慙君之靈也二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并境無此即前章戰功套頭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

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旨君子福

祿彼同也彼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

然在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

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

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

思危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日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待遇不能濟

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禮無此文杜預便為說耳附註功則賜樂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

屬晉無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

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

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

亦用四字折承命應思終一層待我受賞應安樂一層用略後詳以一例換法國典盟府對上詩甚暴以虛對實也受字對上辭字句法又與請與子之相應合兩段為首尾而前賜後有又合全文為首尾用法圓密無以復加用一句收掉有力吳澄

此段叙事甚略而極有兵權一先八一芻濟於是交代蓋奇正夾攻也少秦師承上先字弗設備照下濟字易秦故也總結兩意短章而結構之密如此

高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故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朱批

春秋左傳卷五襄公

的失灼
二反

經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

南有台亭。台勅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于戚公

不與盟而赴以名。○林壽。○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林盤食器也

●五年注以為公及盟還而不以盟告
庸也。今注會于戚云云何為兩注自相
矛盾。劉焯

●莒圍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即圍魏
救趙之智也。文門

●以臨周庶為禮也。

泛說諸侯一遍。切說魯一遍。泛說三賓
一主切說。先主後賓。詳略變化。凡十五
廟字亦一小章法也。

●同姓與上文異姓對。而包下同宗同
族及始封以上之別而言。宗庶是泛
稱。包下祖庶稱庶及始封以上之庶而言。
庶

●季本曰晉既得郟而楚欲得志於宋。
故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
焉。蓋為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
功亦不可少。朱批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歸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廟也

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凡諸侯之喪異姓歸於

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

同族於禰廟交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歸於周廟

諸姬同畧去兩項只將主中賓昨正主有洪為邢凡蔣茅胙祭歸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

公之支子別封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五襄公

六

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

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

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若如人。補正曰若而人猶言某某。妾婦之子。

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樊光曰古人謂姑

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姊妹。後人從省單稱姑猶近世祖父單稱祖也。則曰先

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

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三若人作章法前偶後奇女一項却有兩項對法姊妹姑兩項却又只一項對法整而變也一問對便說出三樣對法及許昏使只暗寫詳略入姓

若而人猶言若干人言數眾寡而若若以為若是則宜言其容良言行雖不毀譽而毀譽自在其中恐非是注正以如擇而校勘

趙匡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左氏何以言禮乎朱批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也。

故秦助楚。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正義曰昭元年秦

景公弟鍼奔晉其母猶在曰弗去懼避此註云父母既沒乃連言之耳其實父沒母存身不自寧則亦使

卿寧也。

經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

郟亭傳例曰書取。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

大夫盟于蜀。林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防，防臧氏邑。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勲勞于

杜諤曰：公行踰牟西返，故不可不致之。朱批。

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正義曰：周禮王功曰勲，事功曰勞，對則勲大而勞小。傳變文以包之，明其不異也。

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邾，遂取之。魯師

不稱師，不滿二千。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

以滅入陪取兩實一主。主則先點後注，實則先注後點。只此一法，而屢變之。通體皆用短句夾入，用大師焉，一字便鬆活可喜。

汪克寬曰：公羊以邾為邾邑，然不存伐邾，則非邾邑明矣。李本曰：邾近魯，微國取之，以為己邑。朱批。

趙鵬飛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諱之。適所以張之也。此謂隱而顯。朱批。

此篇是前叙後斷，前敘後整格，作兩截讀，而下截又分兩層，先切論後泛論，以前一層為主，後乃承此而行之。是左氏平實文字。君前臣字，蓋偶謬耳。本以宣子能讓，替其刑善，既引書以結之矣。下復將興衰治亂，大概論列，却把善與讓平對，而前則刑字正說，讓字反說，後則讓字正說，善字反說，反正順逆轉換不板。又他文皆先泛論而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後泛論，泛論之中又先

日取。正義。用大師焉，日滅。敵入距戰，斬獲俘馘，用此取邾是也。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正義。卻缺入蔡，是入國也。楚人入鄆，是入邑也。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

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

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

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

周後世都是逐步說開去。開後人推廣法門矣。

人情多以才智自高。孰肯虛心以下。以晉之宣子韓起。于是不可及矣。希晉諸臣相讓。有君子不爭之風。視世之因勢位以相傾軋者。大相遠矣。揚

鍾伯敬曰。悼之慎於用人。如左氏特筆標出。朱批

敘事有四層。以第一層為主。末層只是帶叙。不重。看他下文。即轉合讓善禮也。二字洒脫。有筆意。

贊宣子却包舉三層。輕重有法。汰者亦讓。蓬生麻中也。

故不聽。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更令

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趙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將佐皆遷。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禮也。得慎舉之禮。正義。什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而此言什

吏。司馬法謂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是也。東有。力。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發明讓德。因以爭字相形。利害曉然。殊有可味。穆文照

兩層句句整對。真是後世比偶濫觴。農力。唐石經初刻宋本並作展。沈

金仁山曰。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三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任下軍。非特晉悍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是何說也。漢馬援善諫。孔明使為將

左肅

卷五

卷五

卷五在前矣。

刑善也夫。刑法也。林言士句以一人刑善。百姓休

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

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承長周

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

萬國所信。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言不

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

春秋左傳

襄公

注

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歟。說也。已上朱批。

唐荆川曰：章法參差婉雋，昌黎祖之。為生于襄陽等書。朱批。

唐錫問曰：他人幾筆便完者，偏寫得汪洋恣肆，渺然無際。朱批。

此篇上半寫楚子知過之明，下半寫子囊愛君之忠，都以曲折之筆，達婉至之思。妙在處處夾入大夫全無見識，以觀托之使人讀之不覺失笑。此烘染之妙也。此註傳言子囊之善，是又重在子囊能從不好處看出好處。蓋就楚子說來，句句是靈若厲就子囊看來，却句句是共就子囊說得，句句是共轉讀楚子。

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君馮亦陵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稱其能為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

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

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

弘多矣。弘大也。林既辱且憂弘大眾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

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

長夜，謂葬埋。窀穸倫反。一徒門反。窀音父。所以

補正曰：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蓋，故以為言。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諡以歸先君

也。亂而不損曰靈。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

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赫赫楚

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其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已句說來，絕不是靈若厲也。妙絕妙絕。而亡師而過請諡，靈厲請諡之。共兩兩相對而各用四層，跌出雖長短不齊，筆意未始不相準也。

君命以共。接大夫君有命來，乃是突作奇語。言子謂君命為靈若厲，以我觀之，乃君明以共命我也。下文乃申明之，若如註云其辭甚恭，恐失當日語妙。

唐錫問曰：質言之，只是不德而敗于鄢，請為靈若厲耳。看他偏接連寫出八十餘言，即子囊赫赫楚國等語，網接之亦只是襯出其過三字。其最妙者一諡字，衍至二十二字而絕無累墜重複之

病左氏多奇開闢未有

吳乘我喪。君子以吳為不弔。首尾政相照應。前連寫五我字。後連寫兩不弔。亦自成片段處。

楚奔命。皆吳人得。于此番却為楚所覆。是勝敗不常也。引詩以靡定斷之。深為起奔命兩字措矣。

●罪字誤當作亂。附注

林註防臧氏。請俟農畢。其以古義為一窳耶。

●趙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一近齊。今之城蓋近齊。城以倫齊也。朱批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 養叔

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

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

于庸浦。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不用天道。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

明年會。何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於是將早城臧

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奭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 而歲習

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原本不習則增絕句。今亦不必。正義以六年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

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一卿謂良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 以良霄見執為辱

命。則廢之而怨生矣。正義謂鄭使良霄向楚。本意欲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今放良霄歸。則鄭不得

石奭亦局中人。措辭極難。妙在不為己謀。亦不為良霄謀。只是為楚謀。責楚之失。算而歸之。得計自然動聽矣。

左氏最是以一筆寫數意。轉折曲暢。而句又勁捷。為至佳也。國策往往好學此種。而流于晦澁。天分限之耳。

一。反。一。正。各。有。四。層。句。法。參。差。而。對。意。又。極。整。齊。所。以。為。佳。

●李。康。曰。音。之。全。吳。止。此。自。此。之。後。吳。不。會。於。音。音。亦。不。能。致。其。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朱。批。

左。傳。

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來。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見。使。之。意。似。欠。明。捷。
引也。林。使。相。牽。引。命。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正。義。後。年。註。以。愈。為。差。言。病。少。差。也。鄭。註。愈。猶。勝。也。亦。通。楚。人。歸。之。

經。王。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正。義。叔。老。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二。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林。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

國。之。○已。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林。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莒。人。侵。

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

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林。戚。孫。氏。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五。襄。公。

三。

此又一首絕妙辭令文字也。宣子親數只是兩層。先說晉恩。次說戎罪。駢支前後語對針。中間重寫一段。有功無過處。字字精神。似此辭令。何地無才。說到至于今不貳也。大概說完。可以直接官之師。依然數兩層。辨兩層局板。而意亦不賜。却于兩層中間插入一大段文字。真一篇之警策也。于龍洞中抽出一件極有鋪張處。來說又嫌掛一漏萬。便又着百役猶殺一筆。以圓足之。相其用意。輕重詳略。字字有法。

龍洞未有所成也。

也。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

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

故以為不德。數而執莒公子務。莫侯反。又如字。遣之。卒不為伐楚。

或力俱反。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亦將如莒。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亦將如吳。行之所在。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

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蓋。金云。添此六字。蓋出其隨。苦蓋之別名。被苦蓋反。苦式占反。蓋戶臘反。

爾雅白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也。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且。不使也。與將執女對曰。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

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仰。姜姓也。裔。遠也。

後也。裔。母是翦弃也。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

本責我子。起處恰好。有兩陪客。妙從吳引出。莒然後從莒陪出。戎兩賓又自有遠近。而以將執順承。執字却用輕筆。親數到頂。數字却用重筆。隨手轉換。無一滯筆也。數字執字並提。而不德註在上。通楚註在下。總一倒換法。

劉敞曰。去年蒐于綿。桓曰。晉國由是大和。諸侯遂睦。到此一年。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夏耶。朱批。

實然二字用虛筆縮住下再用譬喻透說若此處先着一實語不得頓挫收放之妙矣前至于今不貳後我何以不免都是此法逐層漸吐真有春山出雲之樂
凡七寫我諸戎辭氣激昂
俞寧世曰起叙二行寫范宣子多少氣
欲被駒支不慌不忙筆筆自占地步後
惟漢文帝與南粵王往還書可以續響
耳

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
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好頓挫
掎其與晉踣之踣僵也。掎居綺反。踣蒲北蒲豆反。戎何以不免自是
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有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
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云

此又以義字君字節字相次成文而歸重在節故三層順應于倒找子臧處又敘節字一筆一絲不苟也
另以魯事收與起兩賓相應亦見輔支有辭諸侯賴之也懲滿美吹冷蓋矣

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
於會亦無曹焉曹周也。邊他歷反曹莫。徐云偏。賦青蠅而贈反又武登武忠二反。
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釋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使即事於會成。
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
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
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補正
曰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傳寫之訛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王庸

凡三寫節字。以複為妙。前子臧語。又以不復為妙。筆妙固無定也。引子臧事。即用子臧語作論。不煩辭費。極簡極雋。遂弗為也。非吾節也。都于直落處。插入一曲。令文字鬆宕。有姿致。最是妙筆。

此篇論事。以晉師為主。論文。以欒伯。主前案後斷。只極寫一欒伯之汰。以末段收拾通篇也。看他一路布置。有伏筆。有襯筆。有正筆。有反筆。起手一行。特作鄭重之筆。便伏汰字之根。以下詳寫具舟先濟。勸濟多死。鄭進

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夫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林

在成十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林成十六年。晉歸曹伯。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欒之役也。欒役在十年。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本主子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朝如字。如淳音株。那

乃多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不汰。特擲風也。義取於淡。

則厲淺則揭。言叔向退而具舟。魯語叔向退名舟。已志在於必濟。

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不遷。延。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不遷。延。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

括所以書。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難為了若。飲毒水故。鄭司馬子

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械位逼反。不

獲成焉。秦不得。宿。發狠。荀偃合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

晉火亡專。襄公。宅。

多從直至械林。不成。總所以反。欒伯之歸之汰也。荀偃馬首是瞻。正與欒伯馬首欲東相對。是次字正位。莊子從帥之言。伯游實過之。悔亦都是反。欒法至結之曰。遷延之役。將晉侯待竟。六卿帥師。許多鄭重。化為烏有。汰之罪。可勝誅耶。後半又以欒鐵之死。反。欒伯之汰。而以逐士執正。寫其汰。與前馬首欲東。語相對。此下可以直接接秦伯一番問答。却又補寫書法。而以一情。者正陪之。以一攝者反陪之。然後極論其汰之必亡。作結。是一篇極有針線。結構文字。細玩其前後。反正伏襯處。可惜烘雲托月之法。欒鐵事。本與上半相連。叙去。但因士鞅奔秦。直歸到秦伯論汰一段。斷結文。

字故以遷延之役頓斷而另以報櫟之
敗作提蓋亦牽上搭下叙法也
左氏好以一串之事作兩對之局如此
文前半譏晉師之還後半評樂厲之法
各以報櫟之役作提而一煞以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一煞以秦伯以為知言兩
兩對說片段極其明整然晉師之所以
遷延者實樂厲之法為之故兩截又難
截對而意仍串通也離而為一合而為
一蓋往往以此見剪裁鑄鑄之奇耳
兩對一結晉師一結士鞅而實皆所以
注意樂厲也絕妙皮裏陽秋
又看上半自譏晉師下半自論樂厲帶
下牛太字預伏于上截馬首欲東中上
半遷延補斷于下截情也攝也中以通
作截以截藏事亦可以觀作者製局之

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樂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厲惡偃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
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莊子曰夫
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林言荀偃命
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樂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樂厲
日吾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
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

妙也

自樂鉞至末連讀情也攝也乃是捕斷
法若自起至解經連讀則遷延之役句
又是掉斷法圓變無端唯陳思鏡背差
堪彷彿

●曹植鏡背已見于前
●晉傅玄鏡銘云人徒鑒于鏡止于
見形鑒人可以見情

於戎路樂鉞樂厲弟也二位謂敢不恥乎與士鞅
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樂厲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
而子名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
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樂厲汰侈誣逐於是齊崔杼
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正補遷延即是正情太字
向之會亦如之林向之會書齊人衛北宮括不書於
向情順逆作轉換宋人亦如此義能自攝整從鄭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

三

卷五襄公

辰

末段寫福善禍淫之理極圓極透其引甘棠詩最得點化之妙又恰與起處苦葉相配相映天成妙文也

不禮其臣以致於此亦春秋之世則然文定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則專尤其君者雖春秋之世則爾不可以訓於世也

乎對曰然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樂書厲之父也召公爽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

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其宴食皆服而朝

服朝服待日盱不召盱晏命於朝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

此是敘議夾寫文字作兩半讀定姜無告無罪以上敘衛侯出奔厚叔弔衛以下為復歸張本上半以定姜三罪語單收下半以厚孫臧孫語對收前後整格

未見其暴虐處得定姜數語罪狀乃定然所以終得歸國者太叔儀與展鮮之力也前後以此作論斷界畫分明本傳固重衛侯然孫氏之不臣豈得竟無譏貶特叙遯大夫一段固已誅奸雄于未死矣

太叔儀展鮮三人後半作兩番搭配本足乎重因展鮮前半先伏而太叔至後方見故叙太叔對厚孫辭命特詳而展鮮與臧孫言便只點一道字相配適均

劉繼莊 朱批

於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由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正義曰昭十二

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子革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

是敬大臣宜去皮冠也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

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居河上而為亂辭以為不可初

大師掌樂大夫初字都于百忙中用橫插之法非追叙例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

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林更誦言之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左傳
一點一畫都有其故也。看後文以子鮮復國則展鮮又自有賓主細味得之。孫寧雙起雙結中段單叙孫氏又自有首從在。

愈猶勝也 附注

子展奔齊。子鮮從。公後。半人物先于前。半例推而入。此文與事之所以一申也。妙在無端插入粗心讀之鮮不以爲閒文耳。申也。已十身也。
● 衛侯之出。不各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文。杜注孔疏皆以爲其

君而相使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此理乎。故王氏樵嚴氏啓隆皆駁之。朱批
兩道字一執之一貫皆遵大夫所謂雖好庸愈者也。而公之幸免亦在言表矣。鍾伯敬 朱批
● 尹公他忍射其師之師。故公孫亦射其弟之弟。文定

俞云。亂賊胸中只此四字。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幣於戚。幣子也。而入見遽伯

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

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

愈乎。言逐君更立。借此爲太叔儀作辭也。雖難作欲。公使子

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

疑孫子故盟之丘宮。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

如鄆。鄆。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

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

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庚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他與差爲孫氏

初佳初。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

戮射爲禮乎。子魚庚公差。射兩鞬而還。鞬車輓卷者

豆二反。卷音權。又起權反。說文鞬車。輓下曲者。服虔云車輓兩邊。又馬頸者。尹公他曰子

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他。不從丁學。故曰遠始與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花臂。子鮮從公。子鮮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

春秋左傳 襄公 三

衛獻出奔林父目以暴虐前于定姜語
中以旁筆應暴字後于語藏統中以虛
筆應一虛字不粘不脫既見其所以出
又不碍其所以歸用筆真而面玲瓏無
一不成死語也
王或庵曰經不書孫寤逐君而曰衛侯
出奔罪在君也故傳處處叙衛侯自取
而以定姜之言斷之即後序反國張本
亦歸功于臣非衛侯之善也

●大抵君以禮使臣士亦以禮報君報
生以死報賜以力誰忍薄之獻公日吁
不召二子卒致播遷之禍雖其臣之過
亦其君有以自取尔 錢賓四
王或菴曰無神何止五句十六字凡
三折極肖婦人口角且足破千古遺道
以媚鬼神者之惑 朱批

厚叔意重在臣猶是君臣並說太叔全
歸罪臣而以出奔為悼弁立言有體全
得公孫頑庸筆法宜足以服厚孫之心
舍大臣蔑師保若儀若展若鮮何以得
此可見暴虐之罪亦下流之歸耳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論語
厚孫武仲語本兩兩相對然寫在一處
不免合尾之嫌妙于兩節中夾寫衛獻
舊病不改以及右宰既從而逃孫寤立
刺而相極力說開幾無復歸之望而另
以言虛言道反覆推敲結出必入以遙
對必歸極文章離合之妙也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有罪若何告無舍大

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殺

之二罪也謂不釋皮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補正邵氏曰視嫡母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妾在國故不如妾而使之加虐也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曰有

君不弔弔恤有臣不敏敏達君不赦有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夫儀對大夫儀曰羣

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弟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

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貶謝重恤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有母

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

寄衛侯邾齊所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

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辭曰余不說

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言初之從君。余亦悔恨之矣。正義謂余之不悅于君初即然。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小有惡喻矣。費解。已離從君。其罪不多。乃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西。妙甫遙。二反。又。避接。等。邪。

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信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林所言皆暴虐之事。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

卿。按糞土。只作無理可賤惡。子展子鮮聞之。見臧

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前段詳寫齊儀問答。此處言道言虐。只用略叙。又文章避就之法。唐錫周曰。忽言不得入。忽言必入。此處文情。似自公之亂。篇君胡不賈一小段筆意。朱批。

撫管推挽。字簡而句傳。以通對作收束。構局一新。

先提一層。下分兩層。一解禮字。一叙舍之之故也。左氏好作突然一句之法。如起手遙接報機之後。突著師歸字。此師為誰之師。即次圖說。半天子之軍。然後以六軍申說天子。以三軍申說半字。下知朔生盈而死。句法亦同。但申說處各別。六年。申說生盈。武子卒。乃另說其父。不頂知朔之死。要之三者。若只用順說。皆平平耳。●盈。朔之子也。前作六軍時。不着一筆。議貶。此番舍軍。便極。補贊美。惡互見。史家周旋法。不可不知。

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以得乎。齊說。曰。入。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輓音晚。推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林得侯國。成國不

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正義按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瑩之長子。盈。朔

年而武子卒。其妻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

之。妻。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瑩士魴奪其子

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此是一首奇關文字。道理本自平正。但當時無入見到耳。看作者故意寫成一種不經人道語也。晉侯以出君為甚。却突接其君實甚。此種筆意。最奇警動人。只此一句已振通篇之局矣。

劈手提明一筆。下以一反一正申說其意。已了却又重從天生民說起。展出大議論大鋪排。熟玩可得另提開局之法。左氏議論文字。大概都用先虛領後實發。使文意盡而後起。展拓不窮也。其另提開局却用束上轉下之筆。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上文已透有君而為之貳。乃是暗替衛人出君解說。父子兄弟補察其政云云。分明孟子大過易位之意。却不明言。只緊緊歸結到愛民上去。見天既愛民。則不得不出君。天字起天字。

收說得民心。即是天意。乃所謂其君實甚者也。字字警拔。神氣都從提句一滾而來。其神之主。而民之望。及善則賞之四句。亦都是束上轉下。筆法文字。方無平衍之病。左氏極精熟于此。後賢所宜寢食以之者。通篇泛論道理。故不嫌抑揚太過。若粘定衛事。則將奪獻子孫。豈可為訓。一筆動不得矣。文章寬說切說。都有其故。非好為權侷鋪排也。前從立君說到為貳。後仍從勿使過度歸到勿使失性。章法回環。致為圓密。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音樂。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

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有閭。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之官。

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者。善善之名。上之善下。則賜以貨財。下

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過則匡之。匡。正也。

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補正曰。所謂貴戚之卿。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

史為書。謂大史君。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工誦箴諫。工。樂

人也。誦箴諫之辭。正義詩。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詢。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

市。不得徑達聞。庶人詢。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

市。不得徑達聞。庶人詢。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

市。不得徑達聞。庶人詢。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

以土平鋪叙。臨了一宕。回繳處。無限風神。首段弗去。何為已。將出。君用正筆。明然。此處便只須用反筆。暗煞。變而不復。亦一定之法。
徐揚貢曰。師保輔佐。一大段。皆說向天。意上去。衍出愛民甚矣。句大奇。
俞寧世曰。晉侯之問。只說得君臣大分。曠以天字。壓倒君字。以民字托起臣字。發明設君置臣之理。權聽于天命。寄于民。以天民作主。則君與臣俱在統制之內。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原天所以立君。只是為民。文定

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百工獻藝。獻其技。尚。正義曰。如齊鬻踊之比。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政。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狗于路。逸書。適人行人之。鈴。狗於路。求歌謠之言。適。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在由反。林。舉夏書。胤征篇。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狗。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路之事。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從子用反。本或作縱。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趙鵬飛曰。楚康即位。謂楚所以不得志於北方者。吳實為之梗也。故首伐吳。今伐而未得。吳至二十二年。乃親伐之。雖言天深矣。宋批

錫命多矣。於此獨詳。不唯其人。惟其文。九錫之所以得與。于支遷也。歟。

便有計在。

吳不出而還于囊殿。殿軍。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為不能者。無不自因。于不能者也。

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扼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

舉其。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正義曰。師。法也。

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聲。為法。而民得以安也。服虔本。壞作懷。繫。繫也。言王室之不壞。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非。今余命女環。環。齊。

偃本弑立之徒。故與孫寧朋比。晉悼逐不臣七人。而不問弑君之賊。宜羈業之不終也夫。

會戚本賞討衛。而反定衛。皆由中行先人之言。故詳問衛故一段文字于前篇中。三寫定字。一提一應一結。章法甚明。

靈公 各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

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

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剽。

憑空着此一筆。與漏師多魚。同一筆意。徐云此為平陰之捷起案。未批並收。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

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正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旌。析羽為旒。道車載旒。游車載旌。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

出入游車。水路也。王以田以鄙。又周禮有夏采之官。鄭注。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

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羽旌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毛與旄通。羽毛直費無多。而此假于齊

定四年。又假于鄭。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

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林。子庚。可馬公。子午也。代子。謂前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

兩不忘。所謂中心為忠也。

四點忠字作兩層說前兩忠字一提一應已說完矣下又轉出民望一層而引詩以贊之恰將忠字望字二順一倒小文無一字苟也如此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

日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

所瞻望正義曰詩注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德行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效法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築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子劉夏非卿故

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正義劉王季子采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

晉坤公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但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新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不然悼公之伯業過於桓文矣李氏

此在知己面前說實話不然過則歸已獻子胡不開焉

汪克寬曰公嘗如晉不及晉侯盟長樽此伯主謙遜以懷望國非諸侯待鄰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於外惟此而見而已朱批

不與劉夏而特稱官師下卿不行便省一番註脚

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

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林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毫之

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閱

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正義闕非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

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

孫奭曰天子無親迎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吞逆后者。祭公行得禮。而又吞之者。訕逆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訕之。周王十二。而独吞兩夏。是知非禮則吞也。宋批

楚官未有詳列者。此處詳叙。車。爲管人。立案也。官人。能官。八。接連寫四。通真。纍纍如貫珠。

禮。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

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又部買反。正義案世本蔣子馮叔敖兄馮艾獵之子。

是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因世本傳寫誤耳。公子彙師爲右

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

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

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以求幸。廐音救。正義曰。服虔以連尹爲射官。言射

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廐尹。豈得爲官人乎。詩云。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

位。是后妃之志。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

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

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

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

引詩結過能官入。文字已畢。重將周行註解作一掉尾。意味無窮。

連寫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不厭其繁。與起敘事相配也。敘議要首尾照顧。可見一斑。

此又一首絕妙嘲諷文字。不必造作歌謠。不必別尋議論。只就一便溺細事。將

口頭言語小作掉弄已令嬉笑怒罵一時都到想天生傳妙雖遊戲都臻絕頂也

詳司臣事見長者可逸則盜固不必以賂而後與也已伏下段之根

與之逸之臨之相映

三人也亦上即以起下亂鄭奔宋者猶謂之人以相易豫者反不得為人即云有人亦與此三人等耳相映處使人不堪宋朝阿堵中物有目而無目師慧目空一世無目而有目作者笑盡世人借題發揮耳凡說三遍無人而中以一有人作反跌極房峭之妙

唐錫周曰伯敬云偏是無目者目中無入余謂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故當弱之

李廉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朱批

王貫道曰邪屬於齊而黨於晉齊昔來伐故邪亦效尤朱批

連寫四寶字極精之理極雋之筆然其妙尤在于簡若衍作長語便減丰神廉者每患短于才讀後半又可謂玉成爲寶矣玩稽首請死語此極是安分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陪

乘百六十四與師茂師慧樂師也茂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亦陪

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木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

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

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

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索性題破得妙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

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上故敢伐魯於是平城成

郭郭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

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蟻送葬夏于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曉道理人故以不貪為寶語之蓋即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註恐為盜所害然則富安能復所耶

俞寧世日子罕無寶而寶常盈或人得寶而不知所措可見廉吏最樂守錢窮最苦攻而使復寶既得所人亦得生此宰相知入安民之略也

王或庵日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謔

●後漢馬援傳凡貨殖田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

●蓋富者盛美之云耳 傳氏

●懷寶不可以越境懷財而可以越境乎且玉人已知玉之為寶宜為攻之大利在前何苦而煩於人乎或菴之評得矣

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我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正義曰我女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其寶

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子罕實諸其里

使玉人為之攻之也攻治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狗本或

彭士望曰斬草除根此必子產之為朱批

春秋左傳卷十五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亢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三第十六

經甲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古闕反軹之

氏。○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

反。○閔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林。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林。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夏公至執以歸始此。○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夏公至

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

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林。鄭非

主兵也。則曷為書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

●皆大夫而諸侯唯鄭矣。故序晉上也。形

此叙平公初政為平陰之役起本。以梁之盟為主。故以盟詞作結。其挿叙執邾莒為盟高厚作陪。而前曰以我故。後曰諸侯有奔志。始於為人。卒於為己。中間且曰通齊楚之使。從楚陪出。齊蓋晉悼。一生服鄭。平公則大半以齊為事也。又霸業一轉關處。文作兩半。讀上半叙梁之會。下半叙大夫之盟。則帶入執邾莒事。則補出盟高厚事。皆以簡鍊見筆力。而上半改服修官何等鄭

是故傳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而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而書會鄭。誠慎于所主云爾。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大雩。無傳。○冬叔孫豹如

晉。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

舌。肸為傅。肸。叔向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祁

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閑

官。韓襄無。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改服脩官。烝于曲

忌子也。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

沃。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

重。下半連點大夫字。蓋政在大夫。自漢梁始。乃作傳之微旨也。

為傳四句。在平日警守而下。在臨時將修官二字。承上轉下。以我故為私也。且曰通使為公也。將執邾莒夾在中間。作上下樞紐。此左氏慣用之法。

飲酒賦詩。都以詳見妙。此又以不詳見妙。必類不類。簡括有味。

兩使諸大夫對寫。上猶屬之晉侯。下直出自荀偃。緊接於是大夫盟。大夫之張不待言而見矣。唐荆川朱批。

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

東行故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

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

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

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

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

好之義類。故曰齊有二心。劉炫云不服晉。故違其令

違其令是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于是叔孫豹晉

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

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齊子

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

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

每會公侯春秋無幾。故于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

同字應異字。不庭應不類。盟辭不止一語。獨點此句。作者單為自己文字章法計耳。餘不恤也。

此篇本叙伐許事。因經不書會荀偃而書會鄭伯。故前後敘事都筆筆寫出。明係荀偃主兵。以見為夷而書會鄭伯之出于聖心。獨斷社序。所謂依經以辨理也。但其用筆最為錯綜斷續。熟復始見其佳。

晉人歸諸侯。此下當有以諸侯之師伐許語。文只半句縮住。置于下文。寫筆寫足左氏慣以此種筆法。見斷續之妙。本會荀偃却書會鄭伯為鄭伯之夷于

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臣之等耳。註似欠明。

不使鄭伯夷於大夫也。傳氏

將伐許。唐寅伐許。復伐許。凡三處提撥。作章法。

微海陘。則齊進退維谷。故去也。乃曰為之名。其集成入之美耶。

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

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而林丈林二反一音直斬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不書復伐許而還。許示不告。秋。齊侯圍郟。

郟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微之。

孟孺子之子莊子速也。微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此節以急字為主。齊再伐魯。走望在晉。而齊晉始貳。令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緩。而穆叔之意愈切。朝夕引領。比間無及。語語著急。連寫兩見。兩賦詩。從容中筆。筆筆逼迫之神。

穆叔著急。晉人亦便十分放懈。不得只得。強說個敢不從。執事敢使魯無。馮要。是即作安頓。並非踴躍鼓舞。故明年秋齊又伐魯。晉仍不見鴻雁。更閱一年而後為平陰之師也。以急實緩。傳神尤在無字句處。

此節以急字為主。齊再伐魯。走望在晉。而齊晉始貳。令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緩。而穆叔之意愈切。朝夕引領。比間無及。語語著急。連寫兩見。兩賦詩。從容中筆。筆筆逼迫之神。

穆叔著急。晉人亦便十分放懈。不得只得。強說個敢不從。執事敢使魯無。馮要。是即作安頓。並非踴躍鼓舞。故明年秋齊又伐魯。晉仍不見鴻雁。更閱一年而後為平陰之師也。以急實緩。傳神尤在無字句處。

此節以急字為主。齊再伐魯。走望在晉。而齊晉始貳。令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緩。而穆叔之意愈切。朝夕引領。比間無及。語語著急。連寫兩見。兩賦詩。從容中筆。筆筆逼迫之神。

兩賦詩。暗項引領西望等語。兩敢字明。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

禘祀。三年喪。與民之未息。不然不

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

及此憂。林及。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此無止居之禍。

襄公

左傳
頂不敢忘前音後偶章法一片也

春秋左傳

卷五

四

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
劬勞言魯憂困愁若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
鴈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林豈敢
使魯無所鳩集如

鴻鴈卒章

所云乎

極古華切音金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
也四同盟

○林宣公卒
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
石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

防奔縣東南有桃虛○林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
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

年始大夫將書
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無傳
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
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司徒印
陳大夫

早宋不設備
○印五郎反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
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
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
詢呼豆反曰親逐而君

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
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
書非卿曹人懇于晉為明
年晉

人執石
買傳

數語為不能幹盡人發藥當使通身汗
下也吳留村朱批
爾父字安在首句之上則語直而不得
簡矣

三傳

春秋左傳

卷五

五

此等皆為平陰之戰起本也。以首句為主。下兩段分承。圍者既失。獲者又死。以不得志而來。仍不得志而去也。此等伏應。所謂以神不以形。

不遣師助防而獨逆紇。不重地而重人。也。紇何忍復以防要君乎。

當時工氣之正如此。後世且以刑臣之言為榮矣。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臧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齊師去之。失臧

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統故

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使無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

臣禮於士。以杙扶其傷而歛。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

故謂之刑臣。○杙音弋。杙。小木也。椽屬。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

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成邑。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

後屋後。○鉞。普皮反。此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日畀余而大璧。是賊人語。畀。與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

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叙華臣出奔事。却寫一陰助而陽惡之。左師心術不測。舉動乖張。煞是可怪。蓋自弭兵盟後。竟成一花面脚色。而此處蚤見一斑也。華臣不逐于左師。而逐于國人之逐。洩狗人回功人狗亦功狗相映。處使讀者亦為之不堪。是一則嬉笑文字。

●為去聲。業謀短淺也。那波氏以已所為拙謀也。為如字。必聘者。蓋避華臣以為與字已也。

瑣事寫來極生動。只是善子摹神。前三寫賊後兩寫瘦狗。所謂賊喫狗咬也。絕倒。

子罕不是為分謗。單從君國起見。其行築也。全示之以大分其語。或也。全告之以大體。不但靖吾民。并以諷吾君。惻隱之思。而動其朽索六馬之懼也。而一面安頓皇父。一面正是愧皇父而教之。若僅作分謗。讀失其旨矣。

前平叙中側叙後仍就子罕語雙抱作收。尤首尾結構之自然者。

哲字點字。并不目其狀而目其色。而其人宛然與朝華元更為輕雋。愈出愈奇。

唐錫周曰。鍾伯敬云。諸葛武侯與關公書。未若影之逸羣絕倫也。蓋徑以髯呼之。此親昵之辭。俗人添一字曰髯公。良由不識古人語妙耳。

●頤之本。謂稱于吾身之本也。可謂能早自為成計者矣。

●縷斬猶斬縷也。非指宵前之縷而言。宵前之縷。蓋非古義也。彫。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惡之。○林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為短馬。捶助御鞭馬。不欲與華臣相見。正義曰。必為短策。私助御者不使。

人知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瘦狗。瘦狗入於華臣氏。

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瘦居世反。一音制。

狂犬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收歛時。○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邑中。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

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子罕聞之親執扑。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月令仲春脩。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傳善子罕。祝之反。

之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晏嬰麤縷斬。斬不緝之也。縷在。

直經帶杖菅屨。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履。○菅古顏反。食。齋居。

一難一解。其應如響。不辨已之是禮。但言已之非大夫。晏子長于滑稽。此固其本色。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節與之食。自天子達。今日禮卿大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哀矣。衛幕布。魯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為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補正

倚廬寢苦枕草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由苦對苦。

惟二反王儉云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大夫綴服。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已以

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林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

補正。郤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丙午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

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

○冬十月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林司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

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

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子。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温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

為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

此文當連十九年還自沂上篇讀其頭
出目前後相映以有事于齊起未事
于齊止一綫呼應章法方見首尾但既
有楚子伐鄭事隔斷則此處仍自成一
篇當分兩半讀上半從感夢沈玉會濟
門防直至齊遁截下半從從師俘獲攻
險觀兵直至走棠截都是極寫中行發
狠滅此朝食光景所以透發本文東方
可逞之說而即為下篇未卒齊事作反
跌之筆章法固自完也未一語特作一
不了之局若回應通篇則為其志未衰
若吸動下篇則為其氣已竭以不了語
作束上落下法固左氏之更出一奇者
耳●負亦恃也附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厲公獻子所試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
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音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
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
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林主大夫之稱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穀雙玉日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

寫本題下半起下篇構局最整齊明畫
也●謙辭以媚神耳附
上半又分數節首節獻子許諾寫因夢
而伐齊其志決次節沈玉而濟寫禱河
而伐齊其氣銳三節寫晉以苦魯悞齊
而負固不守為荀偃得意之極下半亦
分數節塞道而縛俘獲不過敵寡自開
攻險觀兵現躍亦屬一時游戲不節扣
馬乃止寫晉以速略恐齊而伎倆畢露
為荀偃失意之極末贅一語作拖尾所
謂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也輕颺一筆渡
下真游絲之娘晴空矣
又看起至沈玉而濟乃一篇之首末二
句乃一篇之尾會于魯濟同伐齊又作
一領而下文另分兩截三對御平陰與
入平陰對皆以風沙衛為眼目一是弗

侯以討焉彪普平公名禛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會臣猶未臣正義曰曾祖曾孫曾為
重義諸侯於天子無所可重日曾臣者謙卑之意耳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
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官臣偃無敢復濟信
死自誓齊捷亦欲借以解免弒君一案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音鳩或如字冬
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日同討不庭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
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
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

聽守險而宣子之聞得行一。是代殿國師而州綽之追得及登山望師與逐歸攻險對皆詳寫齊正固一。是陰謀秘計却用虛筆點化一。是素厲客氣却用實筆鋪排齊師夜遁與將走郵棠對一。是齊既遁而晉人咸喜一。是晉將退而齊人先覺都是結應東方可逞一筆文字而一正結一反結如此讀片段亦自明整大抵左傳反復皆有妙境可尋不此一丘一壑登涉即遍耳

齊侯望師一段乃上半篇精神團聚處魯衛攻險一段乃下半篇精神團聚處登山一層翼用必戰文法夜遁一層翼用鄆陵文法伐莒數圍一層翼用偏陽文法合三篇之妙于一篇之中即得不分外出色也 偏陽文法以上彭樂君來批

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林千乘十萬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與接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侯也旆以為陳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衣服為入形也斥音尺一昌夜反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

晉師之眾從齊侯望出齊師之遁又從晉人寫出而斥險疏陳右僞曳柴以兩使字作領參差中有整齊前後兩節聲字有字分說在句中中一節有字聲字併說在兩頭整齊中有參差小小片段極變極勻

衆也乃脫歸脫不張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營自遠而近自微而顯烏烏得空邢伯告中行伯頭而中行伯在中間此文以帶僱為主也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林作離別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聲也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下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平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左傳 卷之六 襄公 晉火三傳

兵法所謂疑兵蓋不足而示以有餘也使敵人偵候其情目而薄之兵勢既分反以致敗將若之何月峯

●經書圖者非指平陽。乃事在平陽之後。門于雍門。伐莪。焚竹木之類。皆圍時之事。注謬。彤

●衿通作紵結也。

攻險整三層。散四層。叙事花簇。然細玩。覺與福陽篇兩般氣色。彼處精彩。此處蕭索。彼處踴躍。此處勉強。總為未卒事。于齊作引於郭榮口中說破筆墨之神。真與事情。意況相副。此之謂化工。有物耳。登山段。先散後整。攻險段。先整後散。兩兩相對。無不變者。熟于順逆之法也。

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日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不止復欲射。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知日。言必不殺。兩矢中央。

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也。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

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而縛。衿甲不解。

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營衛請攻險。險。城守。

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城東南。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

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莪。

●楸似梓。通作莪。漢書山居千章之莪。古今句畧。

莪也。楸也。竹木也。類叙有情。以伐殺大。以枚數闔對叙有致。皆着意點綴處。

●楸。棟樞同說。文棟也。通作楸。或曰當是桐梓之屬。與棟別。正字通。

●左氏補此細事。見其暇也。陳。

●許氏翰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經各圍。朱批。

○前寧世曰。渙梁之盟。高厚逃歸。繼又伐魯。叔孫告難。荀偃辭之。不得。適有巫夢。自知必死。乃以伐齊塞責。是時晉悼已薨。六卿漸情。固未嘗必欲勝齊滅齊也。齊侯聞有晉師。卽爾氣餒。故晉師恐惕。

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莪也。范鞅門于雍門。其

御追喜以戈殺太子門中。殺太子。孟莊子斬其楸。以

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此等皆強打精神。所謂略也。

難乃多反。又如字林。申池齊南城西門。文。壬寅焚東

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

驂追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

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扣音口。

以動齊。齊侯畏懼而逃。晉至于圍城之時。齊侯已將出奔。而晉乃略其旁邑而去。可知晉原不能逐齊。齊人自退耳。故略字斷定。晉侯無勇。斷定齊侯篇中。叙晉師只寫得略字。叙齊侯只寫得無勇字。至于遁者。遁者追攻者。攻焚者焚。繪畫軍情。歷歷如見。此又左氏長技。無容贊美也。

此篇為鄭殺子孔起本。起手一行罪案已定。篇中前詳伐鄭之謀。後叙伐鄭之事。總是楚師此來。並非料敵制勝鼓舞從事。而子孔既起。楚師于前又不曾楚師于後。首鼠兩端。進退無據。而兵在其頸。突末段却將晉人旁論楚師作結。正見楚德不足以固鄭。而子孔畔晉。但知從欲。不知謀國之失策。為已甚也。此等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

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

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

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斷音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

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收應。真非尋行數墨所得。夢見者矣。

●徐揚貢曰。子庚一嘆語。有俯仰揖讓之致。而老成深謀如是。朱批

諸侯方睦于晉。只一筆。頗見畔晉之非。咀華云。此是主意。却說完妙。施尚自批

上叙謀下叙事。此一行乃通篇轉極處。以中間提掇之筆。作應上呼下之筆也。

叙伐鄭事。詳寫其遲回信宿。皆因子孔

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只說自已。以諷動子庚。俞云。一派飾詞。總為貪使。耳。正照德字。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

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此治兵。只是遷延之意。襄城縣東北有汾。止。

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此子孔之所以生心也。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完守入保。完城郭內。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

不會故遷延而退也甚雨多凍照上懷
安等收應甚密。兩次兩侵一反一還
三至于信于涉于都用牽上搭下對叙
叙法之整散兼行者

不見主人翁絕倒此來只似爲賞雨耳

忽然轉出晉人聞有楚師絕妙接法絕
妙結法不害二字正應畔字晉不害害
在子孔矣

陽驪縣 右師城上棘遂涉賴次于旃然。將涉賴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

出於陽城阜縣東入汴 爲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香靡獻于雍梁。晉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 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

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純如不可則退也

甚雨及之。魚齒山之下有泄水。故言涉。泄音雉。詳寫楚師無功應上起下。

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

徐揚貢曰此與齊師夜遁相似然前作
過渡此作結束位置不同而語更深渾
朱批

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子庚口中不
說明偏從晉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
之妙此評最得左氏匪虛步法

何又門曰叔向一言上為悼公修德
作遠影下為平公失德作近照用意最
深朱批

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
十八年在豕韋豕韋一名蠟訾當庚之
次也。十二月夏之十月又建亥故曰
多在孔氏

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
弱。正義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
與律聲相應。多死聲。林多肅殺之聲。服虔云。楚必
故云不競。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楚必
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
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瀨水。取邾田以瀨水爲界也瀨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如晉下○胡傳可必

●殺高厚者雀行也稱國者罪累若也

此篇乃平陰文尾也。不曰還自伐齊而曰還自沂上接緊前文見不成其為伐

陸縣入泗。潮。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

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

同盟○林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

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無傳○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

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唐云濟河一觀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齊也。以齊伐我故伐齊。今無加于齊而第執一助齊伐我者。同視沈玉門防一團銳氣。竟成虎頭蛇尾。只起手一兩筆。便將全文一關照乍讀之。又全不見得故妙絕也。兩撫之猶視乃。兩兩相對。中以發盈語。作轉板末。以士匄語作收掉。叙議兼行。剪裁勻整。

鄭氏王曰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

汪氏克寬曰。後此哀二年。取鄆東田。則又不止自鄆水矣。於此見魯之陵弱。小而深為利也。朱批

督揚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命云此武仲所謂借人之功者也遂次于泗上祝柯也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取邾田自鄆水歸之于我在鄆水北今更以鄆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

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

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瘳疽惡創

○瘳丁但反又音且瘍音羊剝初良反濟河及著雍

桓譚之言明于理而昧于文者也左氏不過借此收拾前文夢訟禱河兩項命首尾相照應耳若謂非有所知直是與全文章法無涉矣此亦淺之乎左氏者也

唐錫周曰濟河直應前濟河二字無敢復濟之言驗矣一個指河者方卒一個復以河指激射妙絕方信前下濟河二字有意

杜意以為倒句愚謂之之子之之丈夫屬荀云吾誤以之為大夫者為輕視也

怒目視君目中無君皆得此病。回憶執公名辭。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日鄭

甥可。時真羞面見人矣。土句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二月甲寅卒。其母鄭女。著張慮直慮二反。

而視不可合。目開。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

主猶視。大夫。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

樂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

瞑受舍。嗣續也。桓譚以為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

而記。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

高氏開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奔於齊固伯主所當討而与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知朱批

此二節連讀上節極寫季武子拜師極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忽然忘却本來面目作器銘功真覺無謂前云小國之仰大國後云小國幸於大國兩兩對看季武子清夜自思當亦至然而笑矣。意中元無周不獨無齊也。陳氏

季武子以所得擡頭朱批。魏水叔曰鞍之役季文子作武宮平隍之役季武子作林鐘所謂其父報仇其子行劫者是以君子貴身教也朱批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兩層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今字通說而相對也前

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

偃將。晉且自功。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求諸侯如陰雨

季武子典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請問。甫出征以匡王國。膏雨如字常膏古報反。季武

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聲應

以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

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煞而前用三排後用四章法相配前整後散意足而味濃

何以爲銘若之何銘之本兩兩對說而前用作煞後用作轉乃照應參差入妙處

曲折濃厚于整處則讀者精神轉增矣此篇是也

前半原叙後半正叙原叙中間夾議正叙中間夾斷章法蓋相準也

戎子蓋戎女姓子者猶晉小戎子爾附注

上文諸侯耳非謂太子爲諸侯

銘德不銘功補正邵氏曰令諸侯言時計功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

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

爲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郭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爲太子

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一子皆宋女補正曰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齊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

而以難犯不

齊靈一番廢立愛我牙適以害我牙猶可言也假手于崔杼以市廢立之恩而釀淫昏之禍不可言也

敘事從二姬說入于戎子用重筆故此處獨用斷語

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於五等之中無墨刑則也孔氏趙殺戎執牙作兩番處分即以分應前半此自然之結構也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犬子光廢而徙之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為犬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

微逆光林微服迎犬子光也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之終言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黜其京反雖有刑不在朝市

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隨議

後莊公即位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

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

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蟾見諸侯師而勸

之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犬路使以行禮也

犬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名甚新雅

色買所綺二反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

國討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於四月丁未突起得妙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云云拖帶得妙月日都用虛字作穿似此敘法絕去呆板之病左氏真開後人無限法門此法前已屢用此處尤為一氣呵成

以其傅牙也前戎子猶云光殺此則竟云行殺已恬寵而擅權撫楹之堅水見矣

此篇是揮敘法首尾是正傳中一段乃旁傳也提一專字應一專字本文已了

下特爲子革子良之甲作註脚看他轉
轉灣灣清清楚楚絕有筆法

子正傳却寫得簡徑于有傳却寫得詳
細非輕主而重賓也出色寫陪賓正是
出色寫主人看司徒孔實相云云便見
子孔不惟害其身併以累其族而專之
爲禍烈矣此從主插賓即從賓見主之
法不解此秘鮮有不流于喧奪者耳

分一逼合一逼又分一逼又合一逼前
合用雙句後合用單句前合從賓合主
後合從主合賓而總之前三層都歸結
在後一層也須看其極詳中仍有極簡
之妙在 二子孔亦石經宋本入門

唐錫周曰此証專欲難成也故首句便
下一專字結處叙子展當國見當國一

位如同傳舍不能久據也叙子西聽政
子產爲卿見死灰復然十年前事如同
一夢也子孔費盡心機畢竟難逃顯戮
能殺其父于生前不能禁其子從政于
身後死而有知不亦悔不可追也哉凡
事類然胡可勝嘆夢也 已上宋批

散中必得整句叙事方有左股

師將傳句食音嗣高唐人下八字一
句姚本 食音嗣工倭會句周本
校本同此馮氏以爲倒句則傳食句
食如字此說似勝三說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名 子孔
宮子孔知而不言 突入此二人下 半詳之 楚師至純門 子孔

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守也 甲辰子展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

夫專也 亦以國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 士子

孔圭媯之子也 朱子圭媯皆鄭穆公 圭媯之班亞宋

子而相親也 也 士子孔亦相親也 僖之四年子然

卒 鄭僖四年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魯襄 司徒孔實相

子革子良之室 其子 林司徒孔即子孔 三室如

一言同 故及於難 故二子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

右尹 子革即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

卿 簡公猶幼故 國子西子產句直照殺子卿子國句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風沙衛以 冬十一月齊侯圍

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 衛下與齊侯語 號胡 問

守備焉以無備告揮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揮而禮

死故不順齊侯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儂會夜

之揖而還登城 因其會食 二子齊 醢衛于軍

緹納師 大夫 傳音附 醢衛于軍

三節為一篇首尾兩城正相對也。兩懼字一在城下二在城上尤見照應順逆轉換之妙。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

于大隧。大隧地關。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

欲引大國以自救。叔向曰胥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

許救。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林言齊猶未服于晉。

不可以不知所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石惡之子悼子不哀。石惡孔成子曰。林衛大夫

是謂蹙其本。蹙猶拔也。蹙求月居月居衛三反。正義曰蹙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拔也。

只兩語而字字對流水法也。

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衛。

經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

在賴上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汗音紆。秋公至自會。仲孫

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

出奔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

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前年督揚盪大毋待小莒數伐魯而因
此盟以平是魯小於莒矣甚矣魯之弱
也

●孔疏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
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盟來批

●劉子曰晉人既執邾子又取邾田何
謂未報乎補注

此是兩人合傳體凡叙兩層斷一層第
一層正叙其事用雙起第二層補叙一
推其志一述其言本可連寫却將解經
作斷橫揮于中遂成透對章法此于整
齊中故作參差否則叙與斷處處板寫
到底成何結構耶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

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
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
晉平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
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
帶義帶叙法最簡捷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伐之非
帶叙不重偏以兩山奔楚對蔡伏非其罪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

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二慶陳卿恐兩分得此便申為
黃偈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
蔡司馬即

公子燮楚人以為討討責
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
自理初蔡文

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受莊侯
甲午也踐土盟在

僖二十八年宣公
七年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文侯徵發
無準楚人使蔡無常無常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

不能而死林與蔡人
不相能也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

與民同欲也罪其
違眾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

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
十三

兩頭叙中間斷此法自竟段篇後不一
而足然只是一事一斷小作間隔此篇
獨以兩事分對兩頭而以兩書法安在
中間作承上起下樞紐尋常佈置不謂
于此更出一奇

此節只寫一武子報聘復命事而去有
享有賦詩歸亦有享有賦詩須為得變
換為對然變換大約都在後半此偏于
前半先用拗曲之筆蹊逕一新讀至下
文自然水到渠成矣

年陳殺
二慶禪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
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商戍之聘也

向戍聘在
十五年一
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

叙享變調。下公享之句也。既不可云七章八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一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

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

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
詩小雅取

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其樂只君子那家之基那家之
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也。去所
辟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悼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衛獻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林逐

公在十
君入則掩之

掩惡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餒餓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

足利本岡監本矣誤也。按勘

經已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林是年十一月庚子孔
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

亦云是年有兩日食必非大聖生年甚是

公如晉

宛轉床褥字字哀鳴想到明有人非幽
有鬼責着着不堪回首此文便為千載
造惡到盡頭時寫一供狀使人讀之又
可笑又可憐也

唐錫周曰僉壬恣為非禮絕無顧忌及
至將死不肯狡獪分毫都用不着心上
便有兩種極苦腦處勝似殺戮刑罰也
一是想起國家有吏官要替他立傳書
名表揚萬世一是認煞死後有鬼神要
與他通盤打算不知如何發落此兩種
苦惱都是無處躲閃者憂之則無益悔
之則已遲而真態畢露矣甯殖此時如
是如是妙批暢快之極

●自古以來無頓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頓月日食。理必不然。但文字變改。簡練相代。轉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曰。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述義

●程端孝曰。襄即位踰二十年。未聞遣使一至京師。受伯主尺寸之惠。必親往拜其賜。其何以為象禮。朱批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

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漆本或作漆林。于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夏公至

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鄭水之田

此絕妙辯駁文字極痛快又極風趣。理明辭達。在左氏另一種鬆爽筆墨

●成公同宗之女。于公為姑姊。故云公姑姊。惠補注

●黃震曰。春秋三叛臣。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來。昭公如晉。而卒夷來。昭公在軌侯而黑眩來。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朱批

按口旁立二柱。以下層層分項。先虛說。一。通然後再用實說。虛說則兩意雙承。實說則先說不能後說不可。總以一順。一倒。往復回環為章法。又不能就勢上說。不可就理上說。從勢轉到理。則道理更進一層。文亦更緊一步。此立局命意之精也。○子為正卿一語。是主意。月峯朱批。只一詰字。分出不可不能兩樣。却一順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

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正義曰。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命太子公

衛質楚。則衛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安可以妻庶其耶。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盜詰盜也。作由是解。已起不可不能兩意矣。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

盜。吾謂破可。寇字。三句外與吾對。此三句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一倒。包語字在中。句法圓密至此。突然駭入下文層層解釋。方知奇談而有至理。真妙筆。
如在季孫亦緊接。不可不能先作駁難。便令臧孫答語。一反一復。持矛刺盾。愈覺鬆快。煞人。

若大盜禮焉以下。複說得妙。數說得妙。謂與之魯邑耳。附注。

使之食其所竊二邑。詳節。

賞盜二字。立案妙。文定。

只在能不能上翻弄出奇。文定。

上之所為一段。反復復。明快無比。喉間格格不吐者。熟此自如。以毫而出也。

子與絕對

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

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徵也。徵。驗也。洒。西禮。反。林。洗濯其利慾之私心。專

明。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

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文亦前整後散格。引書辭繁不殺。政以此重疊之筆。令通體相配耳。

大禹謨所稱專在阜陶德。此所引亦意在民之歸。加刑罰上為深切矣。

歸重信壹作結。乃夫子荷子不欲宗古。陳南園曰。起處雙峰聳翠。中間逐層環抱。引書作結。迤邐而弛。來得突兀。去得安閒。

唐錫問曰。高談雄辯。驚四筵。俞寧世曰。即季康患盜一節。書旨而出。之以跌宕雋快。士會相晉。接句云。于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庶其來奔。接句云。于是魯多盜。皆左氏着意下筆處。

必如季孫之出。書僕。斯為得之。徐九一。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

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

茲。使可施之於此。今大禹謨。釋茲在茲。謂欲有

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皆當念可施於此。允

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惟帝念功。將謂

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

至。林誠信之道。由已專。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

壹而後念功。則功可成。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

必書重地也。重地。故事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魏冰叔曰。子馮知難而不為。子產知難而為之。須看各人本領處。朱批

●闕求月切。与捕全。

病者粧得極像。醫者看得極真。妙在兩邊都用簡鍊之筆。若後世稱官家不知添幾許俳優矣。唐荆川

三句都以而字一轉為章法。繭說文引此文作繭。按繭

此傳變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段。是正傳中兩段。是揮敘乃寄傳也。就正傳論首

公子買于句瀆之上。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

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遺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弱政教微。而貴臣強。

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

而寢。繭綿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而血

氣未動。亦明知其詐疾也。而聽之友。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厲。懷子。盈也。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厲瀍。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而不相能。能如字。徐乃代反。桓子卒。欒祁

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

亡室矣。事寫得雅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厲。曰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

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

段追敘欒盈出奔之由。由于宣子內忌。謬聽其女。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計逐之。頗為冤獄。故末段以王語尤而效之作。斷結筆墨極隱顯互用之妙。就寄傳論。先以一殺一囚總提。下以一順一逆分承。而後以二筆總結。繳合正傳。然于祁大夫口中。着子欲善語于叔向。母口中。着國多大寵語。一是明諷。一是暗刺。都着眼宣子。此從賓見主一定之法。而用筆尤深細不露。此又一絕妙合傳文字。章法最整而完也。

欒祁以母愬子。必以乃弟作証。故先着以其亡也。怨欒氏。二筆為寵報同官作張本。而實以宣子為主。故欒祁口口范氏專政。而結穴在懼害于主。范鞅為微

用輕筆宣子信之用重筆實主詳略有
多少手法在

以母想子何以取信看他口口吾父便
見彼知有父吾豈無父者耶用代字訣
併傳不言之神是何等描寫好施多
士遠為鷓鴣沃伏脈亦已透起中兩段
矣無一閉筆

殺十人即所謂士多歸之者也獨囚三
人宣子亦原有分寸在十三人只叙
兩人又恰好是嫡親弟兄蓋與正傳母
子甥舅相映成章也未段并牽引祖孫
父子結構故自縊密

俞寧世口多士是欒氏亡族之本問多
士何以亡族曰咎在好施好則苟且無
行之徒聚而忠直疎矣觀後篇州綽邢
蒯等皆勇力之夫誘主于邪以亡其族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好兄弟各有心病也懷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

卿下軍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那豫董

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囚

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

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林離此節為下文作叔向曰與其死

亡若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

者叔虎其一也若至叔向不請樂鮒不

謝祁奚孤特獨立者其肯入欒氏之黨
乎然則懷子之士皆為合之眾如田文
陳希類當時雖無欒祁之諧欒氏未必
不為亂特范氏不當聽讒以報怨耳迨

祁奚一言宣子即悅其胸中涇渭原明
文叙范氏在公私之間叙欒氏在順逆
之介獨表祁奚叔向一段有精神有氣
色見欒氏親小人而遠君子范氏因有
罪而及無辜其失皆見末段欒盈告周
叙其祖父功罪見存亡各有所自是又
左氏借勢以作結構之妙也

叔向一段自作一篇結構分兩半讀上
半都用輕筆下半全用重筆重筆固佳
其輕筆乃尤妙也
叔向兩引詩不用詮釋只以知也覺者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
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其人皆咎叔向叔

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

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林言祁大夫之舉賢外

肯遺棄于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德行直則

也。借作一點絕不費辭而神理欲活最
是引詩妙境其餘如必和大夫和大夫
所不能也其獨遺我乎不棄其親其有
焉都是一色調法所謂輕筆也

上半兩引詩都作然脚語下半便開口
兩引詩書以配之上分下合上尾下首
章法之變不待言若其既引前言又微
往行十世宥之既換進一步多殺何為
又推本一層層層解釋不遺餘力乃所
謂重筆也輕筆自成一段重筆自
成一段前輕後重又共成一段如
璋如圭分合皆至寶矣

上下夾縫中即以樂王鮒作轉振有一
輩轉渡之妙上半以兩詩曰為呼應
下半以兩棄社稷為呼應而弗應不拜
不見而歸不告而朝又合上下為呼應

天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順之。以與為與。P。角。輕。巧。宛然於是

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

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

有勳明徵定保。逸書魯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夏書胤征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

倦惠我。字折提句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繇廼而禹興

皆所謂如璋如圭者

祁大夫引詩書重兩保字與下一不免
兩免字相照引古作証以兩賓陪一主
一句通說一句單說一句對說筆筆變
換有法。暮勳書作訓。校勘

不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
待君子。觀止

連用三個社稷字相呼應而文字机
變句法錯綜文之上乘者也。上濟

乃知老成爲國非爲私也。文定

叔向之母與藥盈之母薰循天淵此亦
隔中相映處。不使旁道視寢二字。唐

叙叔向詳叙叔虎略人有美惡而文之
變化因之亦立言之體也

向母語奇談而有至理後世妬婦其亦
有此等大論頭否一笑

以父罪。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

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方說兄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

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

言兄弟罪。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

不相及。私意用事也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

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溪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

地多生非。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

妬字當屬下句。單以龍蛇為禍。故不使也。若屬上句。則概及生平。看壞了賢母矣。

●樂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人略之。
一本 惠補注

●深山大澤。一時妬語耳。其語遂不可易。春秋多奇婦人。妬亦可值。然其高識言亦既驗。且謂不妬也。宜左氏恐妬娘藉口耳。孫執升

末段遙接出奔楚。樂盈一篇之主。固應詳叙一二。然盈之罪狀。即見于辭行人語中。而宣子之失。亦即見于王語中。蓋借此收拾通篇。不但為樂盈作補傳矣。

左氏常有疏文。結事之法。以議為斷。固史家奇見。側出之。大凡也。

補正以守臣為晉侯。引王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愚謂依杜註。方與前文有情。不必拘也。尤而效之。則杜註尤晉之說。久親切。蓋此篇着眼總在范宣子耳。

●燕子由曰。錮臣非礼。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道之。出疆云云。
朱批 逐層生意亦左氏擅場

壞也。龍蛇。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閱之不亦難乎。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
收叔虎并結叔向。一。句轉合本傳。

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前文直至此處揭破

財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陪臣盈。
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

罪於王之守臣。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
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

昔陪臣書。罷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
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

天子。林天子。其子廕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施惠賜之命服。

謂武子之德在人也。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
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

思廕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
尉氏。尉氏之官。不

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

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
掠之是效尤。

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樂氏也。
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

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息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音天夫。皆欒氏之

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

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林雄猶勇也

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

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此於雞關勝而先鳴。莊公為勇

爵。設爵位以命勇士。補正陸氏曰：爵酒器，設之以薦勇士也。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枚亦作版。按十八年註：枚謂馬櫪，此云板數，正義云：二枚不同，按以枚數闔板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

臣為隸新。言俱為僕，謙尚新耳。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庚戌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

王或庵曰：兩段文字其實一貫，後段換

諷刺良深矣。朱批

俞寧世曰：再合諸侯，銅一大夫，何其多

事，則以其黨多勇故也。然欒氏之勇，宜

子不能敗之于范，而晉君之勇，託公不

能用之于齊，雖曰錮焉，奚益？文雖戲筆

前語猶醒藉，此則太刻露矣。亦諺所謂

因其可獸而獸之者也。

定句法也。

此語遂為千古忘怨用賢之準。出口輕快，鮒亦可人。往復處亦以順逆為法。
●齊公於朝堂諸臣中指二人曰云云。朝字為句，非是。桃本无句，齊上无。
標一雄字，以下便都從此點染生情，是
一首嬉笑文字。
兩段都以然字一轉相對作章法。前二
子在句末，後二子在句首，左氏順逆一

筆而已換筆者何勇爵是也勇爵雄也故一貫也

上叙事兩御叔接連在句中而飲酒安在句首尾下叙語兩聖字安在句首尾飲酒兩接連在句中不可使而傲使人亦以兩使字轉換相配此等筆法直以自娛樂云耳豈望世人讀而嘆之孫執升曰從來不經任事之人偏會張說口在牀偃息則嘆行役之為勞湖

山嘯傲則笑簿書之為拙泄泄聲口古今一轍不知人人縱飲公事將以誰屬穆叔此舉可為警情良箴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小雅北山湖山嘯傲蓋陸龜蒙張子和之流此篇合絕秦執訊兩文筆法而成前半詳寫朝楚緣故預為末段寫為仇讐伏線前三禮字後三命字暗暗呼應蓋婉轉中有縱擒存焉却又不露圭角可以得潤色之大凡矣

是篇詞語婉轉不亢不隨洵詞命之最者孫應齋此處用一禮字是折服人心之本文定首段從朝晉說到朝楚以楚人猶競句為眼次段從朝楚說到朝晉以楚亦不競句為眼其欲從楚也則曰晉其謂我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

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晉之守卿遣武

仲為公謝不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

敏故不書怪他來獵酒耶絕倒夫○御魚呂武仲多知時日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

魚據二反入謂之聖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

能用

夏晉人徵朝于鄭名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子產出頭

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正義曰春秋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按孔子誅少正卯是魯亦有此官曰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

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

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

年六月朝於楚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

不共有禮說得晉如許大方其欲從晉也則曰謂我臭味何敢差池說得晉如許見愛似此用筆無不達之意無難措之辭三段單叙朝晉却用簡括之筆與上二段詳略各別最是變換妙處若亦用重筆反嫌運局欠靈矣末找出不朝一層尤見補筆之妙蓋得此乃意到而氣足也見愛以上朱批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林是年冬楚伐鄭而曰申禮蓋飾詞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年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差初宜初佳七何三反池直知徒何二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屬之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

儲同人曰与子家昏大意相似而直婉不同蓋子家將叛晉而此則欲終事晉也朱批

● 从前許多之說話却用不朝之間三句作收甚妙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一路散散而來此處忽用對句末住段落絕佳

大陵

左肅

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奐林蓋飾詞也其實鄭使石奐告絕于楚此句乃戲後蕭魚之變文前用作煞句此溴梁之明年溴梁在楚人執之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耐直又反

● 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註酎醇也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補正傅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虔曰因酎而諸侯獻金助祭也與執燔焉助又燔閔二年閔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閔去

如字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閔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春秋左傳

襄公

年

偶相準立格以變為整者
兩若字兩其字一反一復對東有力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一放一收故邑是懼
敢忘君命亦一放一收起結又相應成
章處處細密也

俞寧世曰孫月峰評此文叙事調法祖
子家造趙宜子又間用呂相絕秦法細
玩誠然此與子家書又有別彼前辨
貳楚二字此端辨微朝二字蕭魚以前
兼事晉楚晉人來徵宜也其後一意事
晉為朝為聘為從無敢不供一不朝而
指為口實則小國懼矣此其針鋒相對
處文腴而鍊真是雙璧

●口實謂假據一次不朝即執為罪名
●以事藉口以為指實尚書正解

不虞荐至也荐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惕懼大國若安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

而以爲口實口實但有其實而已正義曰但有微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專爲仇讎見剝削不

成仇讎傳言子產有辭所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杜意以堪任二字爲一義似非是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

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極得夫子宗旨宜其得受于夫子也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保身保家千古藥
石之言

富貴二字大都合說平說此獨分在首
尾而側重富上着意在歸邑也敬共二
句反輕故君子單斷其善戒文責一綫
如此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

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

弃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各室老宗

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殷

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歲祭以羊豕殷盛也

大夫有功或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

前錮欒氏是泛說此復錮欒氏便是專指矣齊其有視面目也夫

●有視面目視人固極小雅何人斯

●李湘北曰權貴之禍每生於依附之徒朱批

此篇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泣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困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傷而君臣亦傷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

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與八人對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觀起金富

王御士御王與他日對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痛與請死而免父之誅乎彭子贊朱批

刑臣亦不為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於四

竟輾車裂以御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子曰弃疾事讐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

本。是。子。南。子。馮。合。傳。却。一。邊。純。寫。弃。疾。一。邊。詳。寫。叔。豫。寫。弃。疾。似。孝。而。實。愚。寫。叔。豫。以。講。行。其。正。此。子。南。之。所。以。見。殺。而。子。馮。之。所。以。得。安。也。觀。叔。豫。而。弃。疾。不。能。執。諫。之。罪。也。明。觀。子。馮。而。子。南。不。能。納。諫。之。失。亦。見。此。又。以。下。形。上。格。雖。通。篇。叙。而。不。斷。而。斷。即。存。于。叙。事。之。中。激。射。絕。妙。

不實寫兩人如何怙後都只就有寵多馬敘入亦從實見主法讀至結句見此事極易擺脫而弃疾之不得為叔豫也惜哉洩君命使父知之則增重其刑詳上段議論多子叙事下牛叙事多子議論上段用整齊下段用參差相準而立以變而通均也弃疾兩番說話只是一個道理前從不

居轉出不洩所以成父之殺後從不行
轉出不臣所以成己之誼前併說後分
說都以兩意往復成章法者 有以弃
疾之死為當移之誅父者乃後人所以
責李璵者也然玩洩命重刑語則此時
弃疾亦無從脫身見父矣其失乃在令
尹不能爾所知也句內平日能以死爭
庶有望耳噫若叔豫者乃幸而得之于
子馮也已
叔豫一弗應一入一遂歸三番做作跌
出後語方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若容
易出口直付之老生常談耳然非子馮
兩從一見求救甚迫亦安能生死肉骨
相得益彰也哉
●自御即塵尾打牛意不能當道取徑
也皆是欲速 第評 打牛世說

謂難而不敢報 遂縊而死 其父失君臣之義 復使遠子馮
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 屈建子有寵於
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
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 申叔辟遠子 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 遠子就申 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
子 言恐與子并罪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
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也

●何故不懼聞之愕然不能出言又無
逸出言即歸情態画出
如則可不然請止亦以兩意反復句法
與前正相對
通篇敘事中文用描寫及斷制筆法有
描寫則致活有斷制則局鍊史家要訣
盡在此矣

●汝八人者亦如申叔之以父則可相
處若不能如申叔請自今後勿相知也
詳如
一奪一殺厥罪維均而處分輕重懸絕
蓋子展志在抑強扶弱不憚偏枯也然
前用對叙後用對斷一請舍類一無貽
惡雖着語多寡不侔而章法固極整矣

二七蕭

意不在御 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 已死復生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夫子謂申
子謂以不然請止 止不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辭道
義匡已 此人之力而奔疾徒死 亦何裨于子南耶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 游販公孫董子 未出竟遭
敘事用對則簡而鍊 舍止其邑 不復行 丁巳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 十一月無丁巳丁巳 子展廢良而立
大叔 夏游販子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子明之類 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良又不賢故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陳卧子曰。子明國卿途遇逆妻者奪之禮義滅矣。子展不能告之鄭君以正其罪。過矣。然禮齒路馬有誅。為其近君也。子明有罪。亡妻者告之於朝。可矣。乃擅攻子明而殺之。是賊民也。殺卿者不誅。而使復其所。是賞奸也。名公將安在。子之二者皆失刑矣。未如

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日無昭惡也。交

春秋左傳卷十六 終

